



16
2763
4



門
卷
2763
4

原序

當年
十年前僕俯首爲文卽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
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罟柔繩
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爲作古一字如繫石鳥
羽坐取不升旣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子遡洄取難自
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論文
者焦然引爲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爲道里
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積漸爲後之不
可知則不憂以其凌宋蹙唐意且噩然不屑漢魏者何爲
獨憂之且今之可譏者有四面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

昭
和
十
七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黷爲頭帽通八寸儉升食店鷄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
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真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
馬蟻而論者必云沈澀之道本諸一氣又可嗤已天下之
病皆在於不審真偽不審真偽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
不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刃子子鬼相戰政刑無
章使世脊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
爲天下真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肘
跨及者不過數人當壁壓紐一士而已尊此一士以召天
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串羣言正
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銳致

功而爲經濟天下之亂庶其豸乎於是刻楊伯祥稿上虞
倪元璐鴻寶氏撰

原序

夫制萬物之力負其尤而用之非有勝智必有殊力智力之道由困以立則其來乃靜不可不審也往余自結帥與伯祥共事壇坫維時之屬和者僅焉耳甲子之役伯祥以內艱未與試余二三兄弟旋罷歸索居者三祀維時之屬和者亦僅焉耳自吾黨力然以正學砥行爲之幟一時通經厲聞之士應也如響瀟沚之間繁然知古人之爲務其弗知者亦繁然以伯祥爲詬詈伯祥弗自止也嗟乎士處草澤之間操觚詮理便以語代聖賢攷古度務卽以身當卿相忠孝節義謂之本統兵農禮樂謂之外簾眉山云讀

書須一次作一理會彼固有取爾也苟其人初無意於忠孝節義兵農禮樂之故幸然求之而智墨如而力折如此其人安有所立哉午未之售者四人伯祥得次爲最自十年來所引智堅力於頽垣敗壁風雨漂搖之會而一日得之殆靜以成之者歟當日詆吾黨者以伯祥爲過首今日當以伯祥爲功首矣伯祥文阨於祖龍者十之一茲錄其存者以問世至於博稽湛古制重體清視昔賢無多讓何俟余言獨言吾兄弟之所以作始與所以致此者如其難亦見正學砥行之功伯祥爲多焉志感也同邑年愚弟鄒瑄秋山謹序

原序

吾清邑楊兼山先生當勝國末造間關閩廣之間鞠躬盡瘁卒以一死殉國其立身大節已入明史列傳先生之傳原不必以文顧其文章在天崇時亦與吾西江五家鼎峙其已見於安雅堂諸選本及鄉會墨藝毋論當時膾炙人口卽至今學士家亦奉爲拱璧聞當時定五家者初擬及先生後復以文多蘇門氣息乃入楊澹餘先生維節夫蘇氏父子爲唐宋八大家之三其文與韓歐諸公後先輝映後有作者正慮不能得其氣息爲門外漢果得之矣尙何文之不佳而當時以此乙先生亦可見持論之嚴不過於

韓歐曾蘇諸公家數微存區別遂舉以例先生而先生文之卓然可傳與五家原無高下其定評自在也不然豈蘇門氣息轉爲文章之病乎哉先生制義在當日自有全稿不止於散見諸作特兵燹之後無復存留余爲先生邑人少時聞父師訓凜然先生之節概爲古人所難能於安雅堂諸選本內讀先生文尤往復不能已於懷思見全集以爲楷模訪之其家不可得偶於邑中老諸生廢篋內得殘文數十篇傳寫之本以訛承訛破壞處至不可句讀而玩其文則與散見諸作實出一手因悉心較勘正其錯誤闕有遺句則以己之心揣先生之心常一句不憚百回想遂

亦若有神助而得之者此或思能通靈非後生末學輒敢參以己見也夫先生原不必以文傳卽以文如散見諸作已足以傳先生正不在增多闕靡而此數十篇者乃於百餘年後旁搜而得之亦可徵凡文之至者其精光必不可磨滅雖閉過之久而終有以自見於世况大節炳日星如先生卽單詞隻義且以吉光片羽珍之今其存者尙有數十篇而不急圖所以流傳乎哉因不揣固陋謬加評點付之剞劂用公同好并誌仰止之私云爾乾隆丁亥仲春邑後學楊錫綬撰并書

楊忠節公四書文目錄

清江楊忠節公四書文目錄

卷上

論語

學而時習之 一章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齊之以禮

慎行其餘

舉直錯諸枉 二句

其爭也君子

仁者安仁

易忠節公四書文目錄

夫子之文章 一章

願無伐善 二句

用之則行

三人行 從之

多見而識之

天下有道則見

大哉堯之為君 一章

吾有知乎哉 一章

出則事公卿 二句

唐棣之華 一章

如用之 一節

夫三子者 已矣

子曰庶矣哉 一章

忠告而善道之

舉賢才 所知

其身正不令而行

無為無治者 二句 其一

無為無治者 二句 其二

君子義以為質 一章

君子謀道 一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恭則不侮 五句

予欲無言 一章

緩之斯來 二句 文闕

卷下

學庸

致知在格物

康誥曰克明德

大畏民志 二句

桃之夭夭 三節

有德此有人 四句

生之者衆 四句

天命之謂性 一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言其上下察也 合下節

故大德者必受命

孟子

王道之始也

吾何修而可以 侯度

春省耕 二句

天下信之

地不改辟矣

故事半古之人

自反而縮

志壹則動氣

子路人告之

故君子莫大乎

砥礪諫於王

將之楚過宋

君仁莫不仁

二句

二句

往矣

二句

大焉

一句

二節

復見孟子

一節

智譬則巧也

夫苟好善

達不離道

楊子取為我

形色天性也

鄉會墨

舉直錯諸枉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君子易事

德為聖人

二句

一節

二句

執中

一節

者直

器之

三句

心之官則思

二句文闕

清江楊忠節公遺集五卷

四書文卷上

學而時習

全章

深於學之所期。君子固有以自得矣。夫苟有得於學而時
 致之。即安往而不得吾樂哉。彼世之欲愠君子。固已難矣。
 蓋曰古之君子。所以身修行立。怡然自足。諸已而於世亦
 復無憾者。非生而能然也。其始必有學問之事焉。循習不
 倦。而天下卒不得以勤苦無成之名加之。蓋中之所得。亦
 云優矣。是以歡忻安行而無間也。後之學君子者。亦嘗有
 志為之。而循以進業。非其所嗜。既不能與其賢者樂為扶

德。之。事。而。又。慮。無。以。顯。聞。於。當。世。乃。怒。焉。憂。之。則。是。致。之。
不。以。漸。而。所。業。未。加。務。也。夫。學。之。所。以。能。使。人。有。立。者。非。
卒。然。而。致。爾。吾。日。所。內。求。者。性。命。之。業。而。強。志。之。始。靜。氣。
極。而。能。生。吾。日。所。博。考。者。古。人。之。意。而。勸。勉。之。餘。精。神。勵。
而。自。喜。學。之。能。以。人。悅。時。至。則。有。然。也。雖。然。人。之。爲。此。學。
也。豈。其。誦。習。循。跡。求。以。自。適。也。哉。抑。將。以。有。爲。也。誠。使。學。
成。於。已。而。被。服。者。眾。豪。俊。樂。附。而。誦。說。不。衰。相。與。明。先。術。
敦。古。義。不。旣。康。乎。斯。固。篤。學。者。之。所。求。而。非。不。能。人。之。所。
勉。也。何。也。我。之。所。樂。彼。弗。知。也。彼。所。求。於。學。者。非。有。積。取。
之。志。而。願。交。於。當。世。者。亦。非。有。素。擇。之。材。也。夫。所。貴。乎。有。

道。君。子。者。爲。其。能。好。道。不。怠。合。志。以。處。而。無。所。閔。恤。也。世。
人。之。醜。而。引。爲。其。身。病。者。恬。心。之。士。也。君。子。不。爲。也。且。向。
之。所。學。蓋。將。求。遂。乎。中。之。所。甚。好。非。曰。姑。肆。力。焉。以。庶。幾。
於。人。之。深。知。之。也。而。又。何。愠。之。足。云。此。豈。非。古。之。所。謂。身。
修。行。立。者。耶。博。習。而。能。達。故。得。於。已。者。有。馴。致。之。美。樂。羣。
而。不。厭。故。成。乎。身。者。無。求。名。之。憂。君。子。之。學。何。無。已。時。乎。
夫。天。下。可。悅。可。樂。之。事。誠。未。有。踰。焉。者。也。
駿氣空行而廻翔飄忽卷舒自如可謂極行文之樂事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觀執極之道於天。故足譬也。夫居所而來眾星之共辰。固
 以執極之道自處也。取而象之。又何疑於德乎。嘗謂王者
 憲天為理。而天下咸往之。是非幻而莫可稽也。亦非大其
 事者多其文。徒以其內外位置。有若明堂朝寢。姑取以自
 况云耳。大抵天之與人相通。而適相肖者。原有歸往之要
 道焉。蓋莫深於北辰之際。云是故風雨其顯用也。然而各
 有好之者矣。是猶法度之施於天下。而非其根本之謂也。
 日月進乎星矣。然尚或蝕之者。是亦庶司之有侵曠而
 靜治別有宰也。故欲觀德政之盛。必於北辰乎象之。是有

說矣。王者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大居正也。而辰之淵然
紫極者有焉。君子能無逸而乃逸。所以作其所也。而星之
翕然承輔者有焉。嘗試仰而觀之。彼中央之地。曾不足當
一次之駕。使與眾俱馳。眾何賴焉。是故眾星以行為職。辰
以居為職。雖天行日進於東。彼確守其所而不拔。所謂得
自為正之具也。夫萬物渙散之形。未有不始於紛更。而後
乃愈勝。斯固為端於其始耳。且玄樞之地。實未嘗有致役
之勞。使與眾相絕。眾孰親之。是故眾星之所遷而動。辰之
所靜而安。雖天行日旋於左。彼中處其所而不縈。所謂取
各欲正之極也。夫宇宙離盪之端。未有不生于游移。而其

後益擾斯。乃能靜於其始耳。蓋聰明之用有餘。則必刻於
求物。物遂多其態以應之。是以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
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事勢之往復。固如是也。彼慧侵
孛犯。曾不聞北辰驅滅之使。無為祟。而甯極之中。自有以
靖之。嘿嘿之化。此其倍以自廣治眾者。無以為眾治也。居
所之為言。正業自我。則固止於所可及之地矣。其做之者
益眾。則其被於所做者。必有難詳之術。而君子以為必有
術也。數之所可然。吾從眾人之所不及為者。而為之。則其
所及為者。亦有所不辭理。眾者不與眾為理也。居所之為
言。以簡自處。則固宅於所不及之域矣。夫共者法也。法成

於己則名生於人。星亦若必歸德於所，以示自治之端。然後審則於道，星必於辰上其功。人事亦明矣。夫立於此而動於彼，自然之符，道德之微，不可誣也。

不拈德政不拈星辰而就中之義絲絲入扣至其通篇從譬如上傳神却不連上神乎技矣男行平謹識
居其所箇中有德字在無為而天下歸不待題後我足矣內意盡其理外意盡其辭精深渾穆卓然名家

齊之以禮

治莫善於禮，得所以一之也。夫聖人謹禮，而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齊民亦審其善乎？且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達於天下。三代以下治出於二，而禮始為虛名。夫守其名不足以治也。間有欲治之主，思改作而復三代之制，觀時變而加損益之宜，使天下安而行之，則尚矣。是古今齊民之具也。彼用刑者奚為哉？始於輕視其民，而謂愚賤之屬皆絕於理義耳。不知理義之防，至不肖而愈甚。在上者有以予之而已矣。又始於矜視一己，而謂巧偽之衆奚必悟以文章耳。不知文章之盛，雖末俗而不廢。在上者有

以諭之而已矣。是故為上者不可以不慎。所齊庶幾其求於禮也。為治者不可以不知有禮。庶幾其貴於齊也。夫禮者始於天而放於人。任天而不任人。則野。任人而不任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嫉其僞。由是以明天下之分。蓋人道之難齊。莫大於分也。分有所明。則嚴君臣。篤父子。夫豈有二焉。禮者立於本而降於文。有本而無文。典可以義起。有文而無本。則併其文俱廢。聖人憂其廢而維其起。由是以定天下之情。夫人事之不齊。莫甚於情也。情有所定。則形孝弟顯。仁義夫豈有忒焉。雖然人莫不好逸而為尊者勞。人莫不好爭而為長者讓。其於禮也。豈盡有樂循之意哉。

是必章以迪之。俾咸識制作之義。而合眾興事。以成忠信之俗。况智者論之太繁。而牽於事物名數。愚者畏之太甚。而安於簡陋。苟且其於禮也。豈固有行習之便哉。是必漸以嫻之。俾咸懷先王之制。而歡忻從事。以圖敬愛之風。是以有司臨事。遠引古昔。雖參稽必備。而各立一家之學者。法有必禁。天子秉禮。先正朝廷。雖教化為憂。而率作百姓之先者。王躬必慎。故曰學至乎禮而止。即所以治民一而已矣。

蕭拈宏深皆在源頭起議。正不必鋪揚官禮自爾。渣融液存。

慎行其餘

謹其所為行者不居己以餘而已蓋有自以為多之心則
 行之所餘多矣學者不居己於餘故率用慎道云今夫人
 之急欲以行自見者皆其自居於有餘之地者也夫以其
 餘者自居而因以其餘求多於世則雖尊行可以加人於
 至人競業之學未之有幾也然則學者之見於殆其闕之
 亦幾幾乎自以為慎矣雖然見以為殆而慎則亦有見以
 為不殆而弗慎者可思也且天下事苟本諸心之所然者
 其持之必堅恐一往無餘之處將必有過量之虞抑天下
 事苟信為理之所是者其赴之或躁恐一有自多之意將

必為難繼之美。凡此者皆所謂餘也。餘從多而積其所取。刺。滿。最奢。渺識者不能慮而多蓄者則必慮之。凡此者皆非所謂慎也。慎配行而出其所研自深處拙者不及審而赴幾者則必審之。大抵貞吾行者不靜則微彰剛柔之故。生於道。家。動者皆爭以其餘相嘗者也。夫動而愈出萬物之所自起。亦。見。到。此。只。是。本。領。差。却。道在反諸靜以貞之數有必極則無餘於數勢有必窮則無餘於勢夫亦慎以貞動之理已耳。大抵善吾行者不虛則進退得喪之介處其盈者皆遽以其餘為馳者也。夫盈不可久人事之所倚伏道在游於虛以善之餘於聰明則無行以聰明餘於才力則無行以才力夫亦慎以持盈之

幾已耳。且其所為慎非迂謹之守而深幾之治也。專其氣如。此。於戒懼之始則有而不恃性命之所橐其為侈用者無幾矣。君子不自尚其功不自大其事蓋以此歟。其所慎行非旦夕之謀而久大之務也。治其力於易簡之初則約而能博神明之所留其為深謹者正無盡矣。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望人。不以人之不能者媿人。蓋以此歟。不然上世事功未著而夕惕時若終無過則之動後人知識日繁而精神愈費不免用壯之罔則慎不慎之關學者於行可易言哉。

起居行步勿論其絕於部落倘在天都雲外亦難攀仰原評

聖賢真學問從一慎字層層闡出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至其文氣之肅穆名雋固有目共覩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民服其天者謹吾權以服之而已蓋舉錯者君之權也而謹之乎直與枉則君之權而民之天矣故曰服耳凡所貴乎民服者全在乎以我必御之法行民必伸之意意深而我之法益有以自尊則明畏之靈在旌別間莫之或尚已而君且曰何為則民服也抑知夫民之思服於上也更迫於上之服民何也凡民所得而有者直與枉之辨耳若直則必舉枉則必錯非上之人終莫能有之也彼實抱此自明之隱蚤俟明主之考陟則庶幾得一服之者而意中之愛仇還如其意以成之彼更詘於難遂之力急須政府之

式序則庶幾得一為所服者而望外之袞威適從所望以
報之夫直舉矣諸枉錯矣則民之服也亦可得而言矣五
章五用匪以厲民而民樂就焉有以統之者也夫民統於
其性有直無枉民之性也吾以其舉錯合諸民則章用聿
新已先百姓而答其喜怒性之樂為服如或厲之所就矣
不成八馭匪以震民而民習從焉有以勝之者也夫民自
勝其情好直惡枉民之情也吾以其舉錯合諸民則馭成
咸協已代庶人而達其賞罰民之習為服若或震之使從
已且夫事有積玩而民憤者在公其衡以平之厥舉維適
厥錯維枉從前久拂之公議忽開其清明是亦民間一快

事也不然上古黜陟之器其所班脩視後王豈特嚴哉而
愔德殄凶敬讓斯暨則明於其衡也抑柄有漸移而民疑
者在順其勢以信之舉無弗舉錯無弗錯向後已定之成
案勿奪於黨援是亦斯民一直道也不然三代先後之典
其所贊助視末世豈有加哉而上賢詘惡惠緩斯遠則審
於其勢也是蓋聖天子進退之權初非止謀及乃心而億
兆人是非之意果足誨爾序爵意伸而權益尊君之民豈
獨直者服之其為枉者亦服之矣

筆之所至即其法情之所迫即其辭波瀾無窮而
刊去一切感應支詞名手多能之獨就哀公國勢
人心發揮題蘊此為驪龍在握

其争也君子

别争於君子亦其近乎情者也。夫必謂君子無争則人且以爲非情也。惟其争也。君子則君子愈有以自見焉耳。且夫品之不立而欲有以自矜於人。鮮弗事於禍亂而取惡於天下者也。是故德之全者氣必柔。道之高者氣必下。氣固無事於勝人而志原不取於下人。二者出於和平之理。則雖並行之猶無害也。况夫共公之情。君子豈必過絕之也哉。故繇於射而强言君子之争者。君子又且以爲非强言之矣。夫射之道先王所以不治人之争者。治人之争也。矜高之意和於禮樂之際矣。然射之道聖人所以治人之

爭者治人之不爭也。祈爵之事辨於彼此之間矣。吾蓋不以此言君子之所爭。使天下之信君子者復疑君子之不。然盡去爭也。吾殆卽以此知善爭之君子。使天下之疑其爭者。轉信其爭之爲然。稱美君子也。其所慕悅而不敢後者。孝悌廉耻之節。要亦三代之人所奮厲以行之者也。飲射其垂教矣。君子懼不足以眾著其教也。於是乎就所爲歡愛者而必務白其敬恭之心。則其里巷親戚之間。長幼共事於燕樂之無失節。此所以與之爲競者矣。其所愧耻而不自棄者。君臣父子之鵠。是亦學道之儒所觀感而興之者也。登降其明徵矣。君子慮不足以大爲之坊也。於是

乎就所爲鼓舞者。而仍不失其嚴翼之素。則其威儀笑語之際。貴賤相戒於禮法之無不及。此所以共爲旅進者矣。且夫君子之居心。不以卑近之俗。苟且於一日之交。懼賢者之過不肖。止此細末之事。謹人之所不必謹。抑此又皆知所爲謹之也。我避爭之名。而併亡爲人之實。則其宜爭者。尤在於人道之大。且夫君子之制行。不以形迹之說。柔靡於王道之正直。今人之不及於千古。止此和易之理。讓人之所不必讓。抑此又卽深以爲讓之也。我受爭之稱。而既扶世道之衰。則其所不爭者。自全於成性之初。是故人不知教化之敦。莫先去其巧偽變詐之術。不知禮義之隆。

貴先發其淬厲矜尚之志。然則鄉射之設禮也。非為君子解爭之地。而為夫人勉君子之方也歟。

中二此文致醕雅極耐咀嚼

仁者安仁

證仁者于所安。還就其本體証之也。夫從仁者而指之為安。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也。此不可証其體一哉。若曰吾觀不可處約樂之人。蓋其終身不見有安境也。思天地間極安之趣。惟仁者取之。若淡而據之。偏專何也。彼借眾人安厥土之情。以成至人敦乎仁之德。故性命之險不開。以厲物而快意之事。翻取之以宅心。若見有所安者焉。雖然。理守其至一者為根。則言仁於安。絕無不安者。以奪其所便。是可參性命之合焉。幾勅其至危以相惕。則語安於仁。必應有不自安者。以固其所存。是可會貞元之極焉。然

則曷為獨以安與仁者乎。從其朔者連其類。有仁者而安之名攸屬。且取其數者不辭其實。有安而仁者之名以成。吾將窺仁者於靜定之天而得之矣。而非孤守靜定之舍。遂足極安之致也。彼欲惡方動之幾。其以養仁人之初者更深。但覺小喜不能嘗。孤貞不能激。而宅於內者無愛。無畏。遂若故物之相逢。則人之於仁有餘苦。而仁者偏有餘甘也。抑將求仁者於安土之貞而會之矣。而非非獨藏安貞之地。遂足盡仁之類也。彼悔吝相生之介。其以純仁人之變者正微。但使見欲不為亂。異物不為遷。而甯于極者。知至知終。恍若天根之自固。則人之於仁。擇安之意多。

而仁者居安之趣。若忘也。計安仁者之於仁。直以為性之固然而已。安識他有所習哉。蓋以仁安仁。止親其所自本。外此即以為非其類。而弗居也。且仁而若舍仁者。亦便有驚疑之况。集之以來。故無所謂復性也。習即其性焉耳。抑直以為天之自然而已。安知別有人事哉。蓋以仁者安仁。祇依之以為歸。外此即以為不可復。而弗甯也。今強仁者以不仁。而反有憂危之意。時與之遇。故無所謂天道也。人即為天焉耳。然則乍為息。而不久於其所者。未可語精一之奧。則安與勉異。接於物而喪其在我者。終無以勝元黃之位。則危與安殊。故必如仁者而處樂安。處約安。即久處。

安者從仁者而見也。

刻劃安字有雋逸處有清真處有渾樸處有了徹處極盡情理絕後空前

夫子之文章

一章

聖道得其中而聞者以為莫測也。夫不可聞何以為文章。而可聞何以為性天哉。聖人適得厥中焉。而聞者異之矣。嘗論聖人之道有所顯以為可信有所微以為可尊。信由於無不可窺而尊由於有不可測。然豈聖人故為之哉。眾見之物將與眾共守者也。而聖人或微之。是啓之以莫可守也。不見之物將與眾深求者也。而聖人或顯之。是告之以無庸求也。由斯以言夫子而可聞不可聞其可得而齊與帝王之功在民物而夫子之功在文章。將以昭宣是非抑斷疑二非用自立其說而務以悅天下之方動者非欲

苟顯其理而務以來天下之方悟者而苟入于不可聞則亦安在其有文章哉是以凡所論著皆兢兢乎稱先王蹈規矩不為非常可喜之論而止期於易知易從以歸於不可易蓋使智者聞之足以入於道而愚人聞之亦有以防其失皆可聞之微作救東隨手入下毒方不說成兩概也雖然以一人之說而使人尊之而不敢廢者必以為聖人之所知有非尋常之所可盡者也昭昭焉揭其所以然則人亦得而忽之矣今夫性與天道至深渺也而指其真妙無一筆落色相或一言可盡也夫一言可盡則是千萬言皆可廢也其勢將濶畧一切以為高其又何以禁之與且引其端亦隨物可悟也夫指一物以為言則其所

指又一物也其勢將變易萬端而莫之竟其又何以正之與故言至性與天道則雖杳渺虛無之說未必不得其一端而切實猖狂之學統之有合於天道然夫子非不能言之而終未之及者何也深其所以然蓋以為防也防之如何使之不可得聞而已矣或者謂文章淺而性天深其得聞不得聞也固然夫文章非聖人不能為而性與天道咸人所自有即奈何有所淺深於其間哉

設想參微命詞探渺而局法更遠凡流

願無伐善無施勞

大賢證善勞之際而自寫其空靈焉夫心宅於空則靈氣
 盪而善勞悉化矣何伐何施哉顏子自寫其願曰人心者
 日增之數也性命事功之際相遭而愈勝故氣淺而理或
 違之情溢而天或限之是以矜張環起而不能靜而靈明
 始不堪自質矣回竊以吾願究之混沌以前造物之奇在
 內此時無善無勞而未剖之蘊即神聖皆孩且一物不着
 人心之體乃全此時誰伐誰施而不願之藏雖知識亦帝
 無何而漸非其故矣未有善生一善心未有勞生一勞心
 習鑿而真已遁則心性之參差反多於世故亦既有善多

一伐心既有勞。多一施心才浮。而悔必至。覺櫻擾之變態。獨甚於高明。夫宇宙之害氣。生人惡其不祥。則善之名原非所遜。且也化醜之後。俱不堪薄。性地之藏。則仁義道德。每遞旺而乘權。特無如伐焉者。何耳。氣驕而德不勝。覺他人之渣滓。在情識而此之渣滓。在涵養矣。回所神悟於空。空之天而釋然。願無者也。開闢既新。生人誰復居逸。則勞之擔原不容辭。且也紛錯之交。已不能盡萬物之遇。則禮樂政教。每相生而為用。特無奈施焉者。何耳。植薄而氣反盛。覺他人之點染。在意氣而此之點染。在學問矣。回所神遊於猶病之宇。而渾焉願無者也。是故載道之器盈則犯。

然。省。幽。獨。
忌天必譴之。德不足以居業。將才情橫起。凶敗隨之。而乃知數居其滿。勢居其盛。量介其足。其義皆不可加也。靜藏一念之驕。泰而善勞之義。皇無不凶。終而敗始。且精進之靈極。則難留人。亦敗之才。不足以護性。將驚喜遞出。悔吝踵焉。而乃知益不知損。煩不悔簡。奢不返約。其理無從相濟也。微分一念之靜躁。而伐施之妖孽。無不先伏。而後歸此。吾從克復後。認本來而理其樸。因以遜實而求虛。更從黜墮間。葆冥漠而守其初。因以好謙而惡盈。止敢於夫子前發一想。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造語奇警。妙不失顏子身分。老手細心如此。

用之則行

審於所爲行之量不欲示人以疑也夫既已用之矣誰則
 有不行者哉聖人審乎行之量而所用於天下則已確然
 無可疑者矣今天下之用人者大率以名相求也而人亦
 遂以其名應之夫求之而應則又有求之而不應者矣求
 之不應彼其始之所據以爲名者安在也人深以名期之
 矣而彼卽以名遁幸今之時其虛聲自爲者或出於不必然
 之遭故可以居焉而不疑有用之者焉而始不得不讓其
 能於人以自免而天下復高爲名以予之斯又有心者之
 所薄而不肯爲者也何也彼知夫用之者之必出於此也

而已之所為行之者則未必其及乎此也是以難於其行也自我思之凡世之迫而徵之也將予之以不得已之事而其所持以報之者則將自待以必然之數夫向之所自審而處者而始從事於一日必然之數其求之不可謂不豫矣豫而後行之不可苟也逆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今日者猶曰取諸其懷而與之云耳是亦古人所自明也抑從其中之所素定者而卒加以一時不得已之事其應之不可謂不靜矣靜而後行之不可以意也內度其身而不為難成之務今日者不過徐起而收之焉耳是亦君子所不辭也且如行之云者固非一二事而然也於其正行之

始也如是而知夫慮行之終者又不止如是慎其所立稽如抽絰其所敝詳畧先後之間皆有至理彼處此者天下之道之法固有大備者矣而又非朝夕之故也於其今日之必如此乎行之也而知異日之必如此乎行之初達其凡繼通其變文質久大之故皆有微權彼為此者後人之時之勢固有確然者矣吾每見天下事有人焉急起而圖之則猶可以濟少遲焉而遂為不及補之變故赴行者必決親見之思所自來也不然用之如斯其急矣而迂濶是守不幾幾乎分學術以罪也哉又每見天下事有人焉養靜以俟之則至而能各稱越焉反有不可守之嫌故相行者必沈亢

悔之憂所由深也。不然用之如彼其專也。而堅偽自為。不斷斷焉。開道德之過哉。則行固若斯之難也。而因有感焉。明試之下。巢許處其易。而舜禹諸人居其難。而非難也。其所以行之之故。固巢許之所不能信。而知之者也。若夫衡辰之局。湯武猶見其著。而伊呂諸人知其微。而非微也。其所以使之行之之故。亦湯武之所蚤見。而決者也。彼夫用之者。之出於此。而行之者。之即於此。所求與所應。固不以名也。君子於世。得為則為之。吾與若可自審矣。

范亦得其十蘇亦得其十胸有甲舌有濤矣斯其為奮而翼而搏無上也原評

三人行必從之

偶舉一善而師亦猶正用之法也。夫論得師之正。未有不致力於善者。然即三人中。不可以此法用之乎。且夫人立於至虛之地。以觀無盡之理。夫非一人所得據以為然矣。擇從之句。一氣。師。董之師。儒擇其尤者。以為之表。借相形之迹。為之引伸。俾之日就於正。則長善為師。其取義非有定也。亦曰惟其意而已。乃今之言師者。亦何拘於墟而篤於時也。其不當吾意。則進而求之。其僅當吾意。則更進而求之。彼亦云必如其擇而後可也。或過都越國。而不得一焉。或往古來今。而僅得一焉。彼亦云必如其

擇且從而後可也。至究其擇從之實。不過郡國之成人。小子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正襟危坐而承之。嗟乎。所求落。移。自。與。古。會。於彼者何事哉。此誠不知所師之意也。若吾所謂師。即偶及三人行。可以斷其必有夫。亦云其意焉耳。雖三人未必盡善。即偶一善。可以見其必有夫。亦能得擇與從之意焉耳。善之在人。也。非可哀益之物也。苟我實自外。雖或愛之。誰能助之。惟不能助。而我所以取乎師者。正自有在矣。此時因明以生誠。斯亦鼓舞之快事。而旁顧其人。甚幸其在我之前也。學之所相長。不在此歟。善之在人。也。非有專制之權也。苟我能自奮。雖欲私之。誰其匿之。至不容匿而

師所以授乎我者。何在非然矣。此時對照而獨惺斯。亦直捷之了義。而偶得其人。惟恐其不常在我之前也。示提之不倦。甯過是歟。嘗觀人之於師矣。初亦泛然相值之人。一莫。非。子。理。旦標人之準。浸且羹墻有屬。親依有程。其尊之如此。乎其至。非敢引彼之所能。強我不能焉。夫亦惡其不似也。惡其不似。而求其似。又若一時之所不能及。則不得不舍已。以狗之矣。知其不得不舍已之故。亦安往而不可舍也哉。且見師之於人矣。初亦儕偶與俱之人。一旦係人之望。浸且鼓篋示孫。夏楚示威。其督之如此。乎嚴。非敢求我之所能。望彼之能焉。夫亦俟其奮也。俟其奮而不能代之奮。每苦

於此意之不明。故不得不先身而導之矣。知其所以導我之意。亦何在。非導我也哉。吾故曰師也。教意也。意之所在。共用焉而已矣。非有定也。是以一人之善。可以散為衆人之善。可以聚為一人之師。夫亦惡乎定也哉。况反而用之。又有不善而改者在也。

不許人拆作每句題文可為上全下偏之式其用意榮拂處亦復自然生香不斷樹交花此其述之

多見而識之

知不盡於所識。則自治之道也。夫惟所見而識焉。其所識甯可盡乎。盡之以多。而知之自治者。於是乎歸耳。蓋將深求乎天下之故。其所未嘗見焉。則必有所常見者。以居於邦。于。題。位。絲。毫。不。差。理之不可遁。明於所常見之理。而其未嘗見焉者。皆盡於所已見之分矣。君子曰。是則以自治云耳。夫以自治者。有其治者也。大以聚之。而目以得所存。此則用力於內治者之所為也。故求知者之於見。不可不盡心也。蓋周物者必明於物。其所為明而我之明。有以暨之。則廣至之能稱焉。君子所以盡知之才也。抑徵事者必力於事。其所以致力而

我之力有以渾之則神明之運極焉。君子所以窮知之業也。是故歷之乎多而詳之以識。凡為見者不如是焉。不可。今以世之所極淺易而無難者。而非其輕見之物。則雖知者當之。曾不如愚者之有可據也。夫見所淺易者且然。況取夫甚渺者乎。不可究之象數為之得。所據以察之。則雖其至詳可稱意而盡也。古人之學所以通乎義類者。凡以求為可據者而已。即以道之可一端而止者。而非其多見之後。則雖就此事以求之。曾不若異事之可與為佐也。夫見其一二者且然。況於舉其凡者乎。不勝攷之形器為之取所佐以待之。則雖其至殊可研幾而得也。古人之學所

以精於由繹者。凡以廣致其所佐而已。且天下之事未可一說治也。治於所及見之處。則又有不及見者。以窮之矣。理道之所然及其事勢之已極。而又不然也。從而度其所以如此之故。終亦不得不然也。斯豈拘器辨物者之所能識乎。則夫因其所異。責其所同。立本以觀末。亦安在其猶有遺術歟。抑天下之理不可循迹求也。求其所可見之地。則又有不可見者。以困之矣。情狀之所然。極其變動之至幽而不可以為然也。察其所以如此之際。則又信以為然也。斯豈遺遠賤近者之所可託乎。則夫幽之而尊明之。而信治內以該外。豈真有所謂不可測者耶。則甚矣識之

難也。初不受古人以可欺之端。亦不與已以後物之蔽。於以言知。亦庶乎其可矣。

求知即所以知從此着論字字透筆筆靈斯為曲徑通幽

天下有道則見

君子之見於世也。則信之以其道矣。夫見者道所資以為信也。而學道者之見。則亦以天下之道信之。今君子之欲自見天下。則以其道而已矣。即。道。字。道固君子之所致功也。其自信於己所學之道也。如是足以有為矣。而因以信夫天下之道。一如己所學之道。道可與交致焉。而我始有以自見。則見者我所得而審之。非天下之所可揆也。蓋天下之所信我者。道也。而我之自信。以信天下者。亦以道。道之在天下也。必有積而光大者。以迎養學人之氣。而我適如兼。內。外。說。偏。見。全。是。理。所學以取之。既不自惑於其所可至。我之見其道於天下。

也。必有晦而能明者。以先定天下之幾。而天下適從所學。以應之。亦不至阻於所得。為則其見可知。已夫見原有所甚難也。君子惟致難於其始。而終乃得隆其業。以自章其始之不易為見也。而後應之也不苟。應之不苟。而后發之也有候。萬物微彰之故。不於其數信之。而於其理信之。則凡吾所見。亦將與天下共達。此理爾。且道又有所甚重也。君子惟重於度吾身。乃不得不觀乎世。以自通其度。我之可以辦此道也。而後受之也不疑。受之不疑。而后成之也。有功。一時文明之德。非獨以善乎物。而先以善其身。則凡吾所見。亦將為天下共守。此身爾。凡人苟為素所相期之。

物。而遂如所期。以遇焉。其出以相示。豈非必然之符哉。吾平日學問之事。久奉此道以守焉。而今與其道若連類以求也。取諸懷而必得其正。固有不能不著為功者矣。凡人苟為急欲相須之務。而竟如所須。以予之。其待以有成。甯非不得已之故哉。吾向時堅忍之力。久託於道。以處焉。而今與其道若悉數以報也。計其後而先為可居。固有不能不形諸事者矣。是非浮沈者之所能確然不惑者也。彼實無可以自見。始不得不讓諸人。以有辭。而天下復高為名以待之。此有道之人有所薄而不肯為者哉。且尤非偽僻者之所能蚤見而決者也。彼雖時有以見於世。終不能本

乎道以相濟而天下得窺其積以量之此有道之人又有
所深而不輕試者哉夫名立而時至君子用世惟以自見
所學故言大人者必求之潛與見之際云

跟定篤學守道立論一派風雲會合話頭無從染
其筆端孤高清峭之品本於性見於骨俗眼何能
識此蘇九荷
君子所持者道天下有道則道與道合自然見之
於世所謂見也大概作此題者只是天下有道則
在而已於見字尚未分曉何幸得此伐毛洗髓之
作為此題一開雲霧蔣寅谷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章

聖人思帝治而深贊其所以大焉夫為君者期於大然而
莫堯若也宜子累稱而若弗克盡歎曰天之愛民甚矣而
立之君豈欲復多有所讓哉吾嘗歷選羣辟等其功察其
文章祇覺類自取類名自取名若各有所制焉而不可易
何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多譽者違之階也好成者敗之本
也自暴者蔽之甚也吾不得不上稽古帝堯矣自天祐命
十有五而誕膺民咸歸心由唐侯而居冀當時舜拜於前
禹稽於後益贊於左臯匡於右無不有也無不為也堯也
乎哉非堯實為君也乎哉渺然小乎所以囿於人曠乎大

哉。祇。自。得。其。天。何。也。天。下。大。矣。統。之。者。君。也。首。之。者。天。也。
未。有。舍。其。數。而。可。以。成。事。棄。其。法。而。可。以。章。治。者。也。是。故。
莫。為。則。之。則。訾。之。者。至。矣。猶。是。則。之。則。又。稱。之。者。至。矣。然。
則。堯。固。一。一。有。心。先。後。之。以。干。民。與。非。也。皇。民。敦。王。民。樂。
時。也。伯。者。之。民。感。叔。季。之。民。思。勢。也。吾。觀。堯。之。民。實。一。異。
焉。豈。伊。無。功。天。之。所。安。亦。第。勿。危。之。天。之。所。父。亦。第。勿。亂。
之。天。也。堯。也。兩。立。哉。而。蚩。蚩。者。則。曰。我。自。順。軌。焉。不。違。耳。
豈。帝。乎。豈。伊。無。文。天。之。所。形。亦。從。而。形。之。天。之。所。著。亦。從。
而。著。之。天。也。堯。也。咸。被。哉。而。瞋。瞋。者。則。曰。曠。靈。日。代。而。吾。
不。知。矧。帝。乎。巍巍。乎。一。元。立。其。極。蕩。蕩。乎。九。野。泯。其。象。巍。

巍。乎。四。凶。日。敗。之。而。不。能。損。煥。乎。三。苗。欲。晦。之。而。且。益。敷。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民。何。私。惟。知。與。識。渾。之。帝。何。力。亦。
高。且。明。者。遠。之。大。哉。堯。之。為。君。也。

不強分上節為德下節為業只於空際領取唱嘆
不盡之神清神秀法一剗繁蕪

吾有知乎 一章

聖人微示其知則知之道盡焉已夫無知可言而有端可
 叩究則端竭矣而知自無也則聖人之微為人言知也大
 凡知之為言從夫不有知之名而著焉者也夫天下不可
 知之故固非可以吾之知知也而實則可知之故又非必
 其以知知之者也以為我所得而叩諸其人者猶是人之
 所自為端而我無餘事焉則固非吾之可以知與之者矣
 而謂我有知乎哉今物之不得而測者其知之無以測之
 也苟周乎所為及之之分而神明之幾通矣然物之待吾
 以處者非吾有以待之也苟循乎所以遇之之故而自然

之道。睹矣。而吾又安得為有知也。則以為無知云耳。將為之。冥探夫數之為往與。其為來。初非真有隱深不可求之處也。而實若有不可求者。居乎數以窮之。其往者孰知所始。其來者孰知所終。即因數而察理。無所執。吾理也。則亦無所窮。吾數也。此際固可以言知乎。將為之。精窺夫情之為靜。與其為動。初非真有元渺不可然之域也。而亦若有不可然者。絕乎情以極之。其靜者孰與知微。其動者孰與知彰。即本情以達性。無以參吾性也。則亦無以極吾情也。此中固可以我與乎。且天下之理。而必以我一人之知知之。其勢必有所自困。苟為困之。斯役之矣。何也。其窮於吾

之感之者。則感之先為可窮也。夫使窮所感而取諸其懷。以與之。則我無以取彼矣。抑天下之性。而必極吾所知之端。以竭之。其事必有所難。周苟欲周之。且勞之矣。何也。其極於吾之應者。則應之先為可極也。夫既就所應。而無庸吾意。以致之。則我亦安所益彼矣。而且有知乎。哉。今夫問者。何知空空自若。叩者。亦何知兩端自若。而究則以鄙夫之端。竭之。鄙夫以我之無知。還之於我。而且有知乎。哉。蓋理之可以端求者。皆可知之故。而端之可一二而盡者。固非必以其知也。而世或有不可知之說者焉。其意以為天下之人。則以我為深知之也。則又非知之至焉者矣。

從叩其其字着想則竭處要為鄙夫所自有而吾
無與也。覲定此意透發無知題面只一點高絕

出則事公

二句

謹其所為事者詳於得致之際而已。夫人之所得而致者
唯此出與入之際耳。謹其所為事者而吾固不可以不詳
也。大抵人生以後。雖居處出入間。甚無樂乎役於其名而
遁其實也。是以古之君子。本乎人道之所得為者。而務求
詳焉。豈故為迂謹之節哉。以是為吾名實之所不得不謹
者而已矣。蓋世之所謂公卿與父兄。皆其名之甚尊。而凡
所以事之之實。則固可循名而謹致之者也。今且與之求
人治之大則莫先明於其分。分在而尊親之典著。人且以
為不得已之事也。則有不能辭其所易者矣。今且與之求

依叙之始則又莫先依乎其性性在而天人之義合人且
以為自然之故則有不必勉為其難者矣然則論及於所
事則出入焉盡之矣大槩世間亢戾之習其始必有薄視
亂由子不孝不弟說來關係甚鉅士大夫之心而究至凌節好亂求為一順治之人而不可
得則公卿其未易言事已且先王亦欲人之明於所事也
於是建國而立之公卿使之教有自尊屬有自率而以貴
役賤之義已於出乎謹之矣思及此而凡尊吾學以一所
從慎吾愆以明所畏其求於出之之際者當何如也且世
間猥薄之端其始必有不安於子弟之意而漸至乎勝氣
相厲求為一孝恭之人而不可得則父兄其未易言事已

且先王亦欲人之無忘所事也於是叙典而先及於父兄
使之身有所成道有由達而以恩掩義之經已於入乎謹
之矣思及此而凡哀樂無以傷厥心敬說必以教之讓其
求於入之之際者盡何如也凡此皆人之視為迂謹而無
足深求者也而吾不可以不詳也人生自惰行以及服從
其事時時可以自盡故德行之設莫大於本俗訓典而因
達於辨等正位之治使人慎以持之內以克致乎得為之
分而外不倍乎肇修之紀斯已耳人道自宗黨以及朝廷
其事人人可以自致故風俗之美莫大於明教興德而因
以放乎州序邦國之尊使人循而守之高者類以神明之

德而次亦不失乎日用之質斯已耳蓋叙協溫恭之名取
之亦覺可美而苟不取乎情以厚事之之原則出入間人
得大其事以自尙無庸此可矜之名爲矣祇庸孝友之實
求之本不易竟而苟非彰厥類以極事之之變則出入間
人又將過其行以爲率無庸此難行之實爲矣故兩者不
可不詳於其際也獨不識我之爲事何若也

淵質醅誌言皆有物古文中會商豐時文中歸震
川先生殆兼而有之

唐棣之華 一章

參於遠不遠以言思可與極思之功矣夫惟遠而後有思
思矣而後可以不遠故詩言遠而聖人以爲不遠其於言
思之功一也大抵思之爲道也其類達於莫能致之域而
其精不出吾可致之位故學者苟有得於作睿之教從其
無所不致者以致之以識所歸則不必滯於一義以自困
而神明之德通焉言其遠可也雖兼言不遠可也何也不
如是無以極思之功也即如唐棣詩人當日不知其何所
指而爲之神往焉曰爾思曰室遠若斯乎興懷渺而寄意
隱也夫不達於遠之義而古人之極深以求者漸而疑爲

元曠之說則甚可慮也。雖然吾將與之窺夫天地之化。萬物之數與夫鬼神之精氣。其間所不可致者。何盡不以爲遠而思之趣反淺也。且庸知詩人非寓志於遠以窮人心知之靈也乎。不然彼有雜物通類而推之以及於窮神知化之故。斯固不足以爲遠與甚矣。詩人之善言思也。言遠也。乃予刪詩及此。其於詩義忽若有所觸。而乃爲之意深焉。曰未思曰何遠。若斯乎取境近而用志約也。夫不審於不遠之義。而吾人之安止以慮者。反漸而入爲曲講之事。則又深可慮也。雖然吾將與之靜探化之所存。數之所始。與夫精氣之所通。其間實有可致者。自在必以爲遠。則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審於其所必從而禮樂之事隆矣。蓋先

廢者惟其尊而可從耳。是故聖人慎所以用之。自

保法翼道則必深明先王之意。使後

之人得循其事。以毋忘厥初。而後有以大服其信從之心。夫先王之禮樂。所以尊於天下而用之不廢者。其道貴在乎端取舍。取舍既審。則後人之爲道與法。可一日而定也。蓋今禮樂之大患。莫甚乎爲之而不知其所自。遂過求古人以難備之事。而重信今人以習之名。夫法不紀遠而紀近。則祖宗之所爲。迫乎傳聞。而子孫漸有不識其意者。

矣。君子所以謹慮始也。况事或賤獨而喜同則庸人之所
守非其定論。雖賢知有不能執為大據者矣。學人所以勤
主本也。然則吾之兢兢乎先進是從者。夫亦甚有不得已
者矣。凡今人之為此非真能勝乎古人之所為也。獨其致
飾既詳。遂若予之以可加之地。而實則今之所已詳者皆
先王之所不必詳者也。苟其謹修而慎行之。而知我生之
初其所為温恭而和平。雖明備之後猶可相循而無失焉。
是則吾所持之不惑者矣。抑今人之為此非必盡樂乎後
世之多事也。獨其安為固然。遂若有不得不如此之勢。而
實則今之所共安者皆先王之所大不安者也。苟其敦古

力行之而知遂古之始。其所以忠信而倫理者。雖百世
而下猶可因之以寡過焉。是則吾所守而不倍者矣。蓋君
子之學既有以養乎性情之安。而後有以昭純美之俗。以
為天下之致隆於禮樂。如是乎不可易也。為之貴本親用。
使知吾平日所扶明者。時奉古昔以自處。非僅一講求之
事也。不然向者周官之所正樂工之所成。究竟何關於大
業之孔昭也。或君子之學既靜以備道德之中。而復動以
制時勢之變。以為先進之克致乎禮樂。如是乎未可改也。
為之陳數明義。使知古聖人之所崇濟者。確予吾人以可
必傳。非僅一有司之職也。不然向者採風以審之。陳器以

習之究亦何當於先典之明述也哉且禮樂之用其始也
文雖原本也
 難而易行其行也易而難久是故名之所在不可不存其
 實也調夫行之既久而使人得時見先世之儀物則有不
 能忘於其心者已且人之用禮樂也其近質者猶可錯未
 施之智而過飾者必多易盡之憂是故敝之所窮不可不
 通其變也調夫法之既極而使人得想望盛代之中和則
 有不難繼於其終者也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
 道非世俗之所能為也吾知所以用之矣

疎疎落落渾渾舉大意而義蘊已無餘或有議其前
 半不切題者是猶捫鐘揣籥之見

夫三子者 已矣

就言以辨志則聖人詢考之法也蓋君子之所以者誠不
 可測而從其言以辨之則志可觀矣聖人曰詢事而考言
 三子亦猶是也今君子之有以自見於天下其所欲為則
 務告以其所欲為之意故雖為之而無疑即未嘗為之而
 亦無疑焉何也恃其說明也說之既明而考其後之所自
 為功一如其初之所言天下方相與信其事而若人早已
 辨其志矣故足尚也如由求與赤之言又多乎哉然而任
 人以言任其一日之可知者也任人之言而言於其志則
 是任其異時之不可知者也求之於所可知而人且遁於

所不可知此又不可不明焉者也雖然點正不必疑言也
人之爲是言也非其中所積具之物誰能信之夫因時以
立法務法以扶勢此豈易辨蓋志之所具者積矣三子固
審於其分而質言之者歟今而後苟欲求吾黨以敷奏之
科者則其言固如斯已抑人之爲是言也非其意所期之
事誰能程之夫察器以昭數陳數以明義此豈易能蓋志
之所期者深矣三子固詳於其故而廣言之者歟今而後
或有求小子以辨定之學者則其言猶在已且天下事固
有取之於名而後乃收有用之實者矣苟以爲未必然而
去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致也言以貞之所謂先

名而後實者矣而有識者已知其志之所存於以興事而
造功人或以爲是名也我安得不爲是實也意三子所以
自明者此爾天下之人固有始之所議而終可託其有能
勝之任者矣苟以爲無足難而疑之則是其易者亦將有
所遁也言以達之所謂因議而課任者矣而有識者已知
其志之不苟於以殊理而異務人將課其所任也彼將終
守其所議也意三子所自爲資獻者此爾是以古之求人
者則必於其言求之其言如是而天下卽如是以責其所
必効初不過求以言之所不及故當時有可紀之狀而若
人亦無難明之功古之立言則必於其志定之其志如是

而天下即如是以決其必就初不自誣以已之所難幾故
在我終身不易其言而在人亦不疑其所從事夫三子猶
是也是故聖人詢考之法也

點問三子之言微有薄功名之意夫子答以各言其志正所以與三子也縱橫曲折絕類蘇長公文

子曰庶矣 全章

聖人思用庶故感而著其畧焉夫庶則庶矣而保之維艱
夫子曰惜也冉有曰幸也而相求之學出矣嘗謂聖賢之
治有加而無已者也故往往就國勢之可為而必求其所
未至其繼也嘗不屑於小術之治而其始也必不惑於可
喜之形何也三代之興也其意常自見為不足而其勢乃
可以有餘故謀國者以眾為勢及其化成以德為服也昔
者子嘗言衛之民矣夫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變風十有一而衛次二南以德且勲徙而能富也庶矣
哉出首句倚女我所由來遠矣雖然或襍集而失業或智多而傷產不足

有所自。不廉有所始。冉有又深慮之也。可以救其已然者。可以防其未然者。吾夫子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將得此庶也。而安用之。不知聖人之治萬民。無異以治一民。是故數不必其亂於多。而不亂於少也。君大夫之事。以悉其力於民。而後議之。無以為利也。於民無不以為利也。則富焉而可。聖人之愛斯民也。又甚於自愛。是故嚮義之風。亦不必其皆瘠而非沃也。庶人之學。以責其修於上。而後效之。無不知自治也。無不知上之治其身也。則教焉而可。蓋政之所以生殺。斯民不識其終始。但使羣天下之智勇俊辨。而予以阜成之勞。則身安矣。身安也。乃可因之。而有作。即治

之所為文質。斯民更不識其本末。但率天下之夫伍井兩而勸。以德義之功。則志順矣。志順也。乃以追之。而為制。故曰惠者。政之始也。棊彛者。政之成也。未至而逆之。是加厲也。既往而慕之。其從事之下也。當其事而薄之。是棄也。衛之君臣。可以思矣。

包一切掃一切清微澹遠
風格在思曠文止之間

忠告而善道之

善其所以求友者則忠之極分也。夫誠極其所為忠之分。雖欲不善焉不得也。君子所以求之友者以此。今將求與人之道。則必先明於其情。而後可與之言理。夫理可以諭人。而不可以自動。理之所至而能使人自動者。莫如情。與人莫善乎用情。君子之於友以之。故足貴也。何也。人之情其於人也。苟本其中之誠。然者而無所於強。則必多為途以求所以成之。而後已。夫其多為途。以成之者。亦以達其中之誠。然者焉。爾。而吾曰。此真善處人。友朋之際。若也。彼蓋有其忠而善焉者也。夫忠者情之本。乎誠然而無所於

強者也。今使我方欲有所致諸友而不能不致疑於其友。此亦勢之必不得已者矣。積吾之不得已而致者以相夫。善字幾之自遇毋樂其畏我也。我其以不得已而致者使無之不致焉。故善爾抑我方不遽致諸友而以友之欲白致者致之於友。此亦事之至無難者矣。本吾之不得已而不欲致者以謹其意之所集毋與為強彼也。與之為不得已而不欲致者使致如無致焉。斯善爾是故告之之意不可不務白也。白於其意而後吾之執以相繩者皆可正告而無所誣。就此一片曲折之苦心為之友者可以相得矣。正非後世以術者之所可幾也。乃告之之意又不可使知也。吾

目明吾意。凡吾之告語所及者反覺其浮薄而無足味。惟此一時篤摯之深情為所告者併可以相忘矣。尤非後世以力者之所可爭也。且人之自為也各有一相近之性。從相近之性而為之說說雖詳可與不倦。人淡如菊非有心人莫與聞此言也。告友者以是為至性之事而已。况人之為友謀也必有一不同之量。過乎其量而為之言言雖美不能以入是惟知心人乃能為此語也。告友者以是為同量之義而已。不然人之自好誰不如我。我既不能無言而復不先為之地則難乎其為友。且與人以大美而無以厭乎其心則併難乎其為忠。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友也。隱犯之故君

父猶然。況其他乎。嗟夫。忠臣以告其君。良朋以告其友。皆此忠也。而或善是焉。或不善是焉。故君子明乎情。以極其分。如此。誠慎之也。

一意翻為兩意。無轉不深。無折不醒。先生在當日。原與陳臨川並駕齊驅也。

舉賢才曰 所知

廣於言舉者。先就所知以見意焉。夫廣言之。而一人之所舉。已無多矣。然苟欲示天下以舉賢之意。則雖所知可也。今宰於人者。非以其賢之為賢也。抑以其賢賢之為賢而已矣。夫以賢賢為賢。則勢不得不廣為名以求之。求之以名。而天下亦以名應焉。則是其所謂賢。非必真知其才而任之者也。故夫今之任人者。亦往往而絕爾。然則言政孰有犬於舉賢才者哉。大凡計吏之事。日飭而事弗舉。課實之効愈苛。而効不至者。良以所知不必舉。而所舉不必才也。夫勞為之求。而始可享汲明之美。多為之地。而乃可得

大理之助廣言之何才之不可舉也之所與為積事而程
功者可圖也之所與為憑德而翼義者不可不知也君子
以為盡人之才而賢人亦樂以才自見者由此道耳雖然
將欲盡人之才而不任以一日之所知才不可得而盡
也任之以一日而其終身之不可知者復有所難信是固
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即賢人誠欲以才自見而苟測以不
必然之虛名才不可得而見也疑之以為不必然而其實
用之必然者終有所難致吾又以知權之有不可也則甚
矣舉之之難也且鄉舉之法此暗指舉爾所知上世行之而効其後衍之而
或効或不効則何也其知之有豫不豫也夫人非有平暗

相知之素而欲其上而援之恐聲氣有不堪自信者矣豫
之以爾所知宅俊之權有自來也抑知人之難古人偶一
舉之而不為少今人顧時舉之而不為多則何也其舉之
有審不審也夫人非有度量相習之深而欲咨以命之即
器分有不必灼知者矣審之於所知陳置之典良不虛爾
故知之所重於舉者為不易也况舉事之重必自近貴始
為其為之而足以勸也夫誠以以善及人之力自居而為
我所知不足幸乎凡用意之公更不必為避名地為其為
之而乃成甚大也夫誠以以人事君之道自予而為我所
舉不足多乎故雍而以知為慮則誠足慮也子曰使爾而

即知為舉則又無難舉也。嗟夫，黨援之名起而才之為舉者其幾矣。以為舉之不必蒙進賢之賞而後且有過舉之嫌也。市恩之疑開而人之能舉賢者又其幾矣。謂夫舉之不必皆憐才之意而不舉猶可免。知己之累也。故舉知一道可以行之而無傲，由其道雖宰天下當如此矣。

脫盡畦町而以議論行之以寬博取之與深窈出之眉折段落仍自秩然有序所謂以令人之才濟古人之法者

其身正不令而行

明於身之所行，可以精言正人矣。夫正者，兼以正人也。而行則行其身之正，固知身之精於合有如此子以尊令之權也。夫人之有身，天下所自為正之具也。天下人各欲自為正，而此一人者能先得其意而急收之，則率先之教成焉。而後之人猶曰：是合也。夫正人者亦何必無合也。上世之誕告方興，中古之質劑日煩，雖有允協不廢，叙歌若其剛中尚勤，巽命合何必不行也。然而真能以其身行者，初不必以合也。何也。凡行者，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而親庶物之情，亦在乎我之身有以行之也。乃身之行亦行以正。

而已矣。而謂以合乎急聘正善取其字處今夫人之有合。順以九典。格以五權。豈得已之事哉。而身正矣。若不必有是事也。彼底至齊聖之德。親而履之。有以養和洽之本。則行諸身者。吾自不隔。吾性命也。甯關順格之力歟。若夫令之必行。示而知禁。陳而興行。豈非告物之意哉。而身正矣。初不必明告以意也。彼章志貞教之學。謹而持之。有以維文誥之窮。則從身行者。吾自不闕。吾志氣也。甯在陳示之名歟。蓋其所謂正斷正身原不為行起見焉。不以其正自市者也。修其質。不飾其文。藏身者斯固矣。夫議道自己。先立身於無過。即聲色有力。止能佐世主之情貌也。庸能參至人之神明乎。且其所謂正。幾幾乎深。

正身欲有工夫以不克正自惕者也。勅其始。復匡其終。納身者有軌矣。夫觀生於我。終不冒貢於非幾。即吉和有訓。用代箴銘之極慮也。庸以怠思修之永圖乎。所以古人無所求於人。而德明。惟明者在。以自然之道。勝之言。思可道。行思可樂。精宅乎。意知之所。獨遂有本。而能徵。古人亦不必無所求於人。而剛中而應者。在。以不得已之途。取之禮節。其志樂和其情。往循乎精神之所。極遂無為而成。化保合各正。而萬序不忒。天之行也。式數克正。而四達不悖。王者之行也。合亦行。不合亦行。行之關乎身正。蓋其微哉。
繁而峭不為支言不假旁意但覺精蘊滿紙

無為而治 也與其一

追盛治於虞帝聖人不勝僅得之感焉夫舜實未嘗晏然
已。到。
 於天下而稱無為之治者必歸之舜殆不可及也乎夫子
也。與。一。字。呼。之。欲。出。
 意謂天下絕盛之業身其事者不知也而後人知之故世
 之言治者見多制之亂以為今之繁文皆不善師聖人之
解。叔。德。一。字。發。論。不。以。絕。堯。得。人。之。天。幸。重。舜。是。一。
 過乃亦有絕聖棄智欲坐理乎天下而未之能效者一不
當。備。主。意。
 效輒曰古聖人之事運會使然而今不可也非其時也嗟
 乎古今豈有兩天下也哉聖人第能為時耳豈因時以自
是。敬。德。如。此。看。夫。子。稱。舜。力。不。是。
 便也即聖人之事亦無時而不可行耳而彼獨盛於一時
絕。後。世。以。無。為。之。治。
 以後人不及見也吾是以有感於舜云嘗思天下所以貴

君之意。惟求其不廢事也。不然。出其力。以大奉之。乃無功。反。通。
 而坐享焉。度非羣情所安也。人君所以自貴之意。恃我有。順。取。
 以統之也。不然。身其位而焦勞之。是為人而自疲焉。又非。
 君道所宜也。於此而求其不勞於已。仍與民安者。所謂無。以。紹。堯。得。人。作。翻。
 為而治也。非舜不足以當之。意。繼治者。其道同。舜固不煩。專。重。敬。德。
 締造乎。然而聖明遺緒。恒有難繼之憂。况天下大器也。一。有。敬。德。在。
 息不運。而惰窳生矣。幸得而為我操縱。夫孰弛其手足也。
 哉。乃安然不露一能。而卒無傷於眾人之望。斯殆善王其。
 器也。歟。抑得人者。其身逸。舜固止為秉成乎。然而豪俊角。
 材。正有難駕之虞。况天下漁局也。一人委轡。而崩解見矣。

時乘而任所展布。夫孰懈其明作也哉。乃穆然不尸其功。孰。是。紹。堯。
 而究相安於耕鑿之常。彼豈閑置其局也歟。行。人。亦。未。能。為。無。為。而。治。起。恭。已。句。妙。絕。
 受終之後。不知幾為竭蹶。欲攬已之權。而受天下之桎梏。也。多。矣。使。非。舜。也。則。成。平。之。日。徒。欲。優。游。自。適。將。以。位。為。
 也。多矣。使非舜也。則成平之日。徒欲優游自適。將以位為。樂。而。長。天。下。之。囂。凌。又。豈。少。哉。蓋。天。下。之。事。會。日。生。皆。人。
 樂而長天下之囂凌。又豈少哉。蓋天下之事會日生。皆人。主。之。才。力。所。積。也。是。以。恩。不。足。而。有。賞。威。不。足。而。有。罰。為。
 主之才力所積也。是以恩不足而有賞。威不足而有罰。為。名。以。論。不。刊。
 愈多而世愈趨於亂。斯固必然之勢。而舜則有異焉者矣。
 資敗以為功。夫固所不事矣。世代之制作。遞變皆天下之。
 氣運所迫也。是故忠傲得敬。而後易之以質。質傲得野。而。
 後澤之以文。為愈巧而世相習於利。斯又自然之理也。而。

舜則有異焉者矣。貴事以自善。夫固所不及矣。觀於恭已之正。而知舜真不可及也已。

從舜之恭已正南面。想出無爲而治來。註中紹堯得人止借作敬德。翻襯自來名作無見及此者。氣之雄傑又其餘事。

無爲而治 也與 其二

稱無爲於虞治。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古之以治聞而不必好於有爲者。甯少哉。如舜所紀。蓋已異乎後世之聖人矣。今夫大聖人之託其治於天下也。事不必盡如上古之所爲。而無求勝乎古人之意。且其所得爲。亦不必極乎後人之大備。而稱以求之。終非後人之所能及。則至治之隆。已不爲一名之業矣。此在三代之後。尤難之。而舜其選也何也。凡所謂治者。猶曰天下得其理云爾。夫人之思治於其上。則必有急欲求治之心。以爲是立法之勞。凡有天下者。莫不詳之矣。故爲之而治。天下相與服其功。而亦何嘗

不惜其勞也。抑人主之自為治。類皆有操切自見之跡。以為是制事之明。凡有意為治者。莫不務之矣。故為之而或治。或不治。人主誠不敢避其繁。而亦不免於役。其明也。而且有道於此。無為以其身勞也。而大理之効。雖勞者猶且讓之。則治物而非以物治天下。不得其所從來。勉致之事。不足以求之矣。無為以其明役也。而廣被之積。雖明者蔑以加焉。則不以治治。而以不治治。萬物將得其所。自正典制之議。不足以予之矣。凡人之情。常樂於首為功。而不欲暗用紹堯得人。意分疏依先世之成局。以相受。是故功出於所創。則雖欲無其事。而不得辭矣。有其事矣。而反欲辭。有為之名。則必不能之。

數也。而無為者。一若受其終。而不必始之自我也。夫我無意於有功。而功自以時起焉。微舜而甯有此殊業歟。凡人之情。又善於專所美。而不明取他人之餘力。以自廣。是故美生於所獨。則雖有代之者。而不肯釋矣。無以代之。而欲不居。有為之實。則必不然之勢也。而無為者。一若享其成。而不求一切於我也。夫我無意於獨為美。而美乃與物應焉。微舜而甯有此大善歟。然而後王之興也。苟非平日所習。而震焉者。誰能服之。舜以在下自處。而卒臨乎至難之地。族大則難擊。而新進則易疑。凡所已為。又前此之未嘗為者也。而舉之而去之。天下相安為固。然而初不見為可。

驚之事。堯所以不樂有啟明也。且明王之舉也。苟非上世之簡而近質者。誰能安之。舜繼極盛之後。而欲留後人以可加之處。忠敬之救。以文僿道德之流。為刑名。凡所已為。則非當時之所及為者也。而無私之而不存之。天下想見其不與而初不異為。盡飾之過。民所以相奉而寡怨也。嗟乎。勞智以防變。而變即伏于智之所難周。務才以驅患。而患乃萌於才之所不及。若時不得不為。而能以無為治焉。如舜者。固後之聖人所難者矣。其度越列辟宜哉。

潛微淡折開閒徐徐使人入其息中一切烟墨皆贅

君子義以為質 一章

備乎質以求之。君子所以自恃也。夫不全於質之事。雖以稱秉義。猶難言之。故求之禮。孫與信。而所托於已備矣。今君子之制其行於天下也。苟其有得於一節之善。於以度務修業。如是足以有主矣。而所託弗完。使當時之人得指而議之。以為其未測於道德之隆也。執偏端以求善於世。豈有幸乎。夫君子之行成而名至。而天下卒以歸之。安為固然者。是道何德哉。我之不愛以其身為天下利也。為其有以給之也。苟其博設之而無以盡焉。物溥而分淺。人亦何樂乎奉之矣。天下之不吝集其美。以求諸我也。為其有

以舉之也。苟其悉數之而不克究焉。名美而功薄。君子亦將自媿之矣。何也。內之無以盡已。外之無以盡物。使後人抱咫尺之義而繩。而優游以庶幾於有成者。得託於君子以自見。又何賴焉。夫君子之有質。所以立本而趨時也。處於道之所不可易。而審乎幾之所不能移。故義之所在。正已之盡。則百事就理。君子以是為有可據者。雖然當世所稱。為有道賢人者。類能稍稍以義自處。而事勢所激。罔克有終。蓋往往而有也。豈非其行之出之成之不善。至於是乎。夫事有必不可行。而行之有節。遂若有可必者。規古制以裁之。其所推移為知務矣。君子之禮。豈以循莊敬之號

乎。抑勢已如是。而出之無度。遂有不必如是者。養柔志以遇之。其所循次為能達矣。君子之孫。豈以守醕謹之名乎。且始之所為。而觀於其成。遂有不可復為者。謹厥初以貞之。其所端亮為有終矣。君子之信。甯以畏多事之防乎。然君子之所以致此。良不易矣。何也。其素所樹立然也。至道不以一概為功。故溫文謹諒之為。天下或如是以求之。而君子蚤如是以待之。被於射者多。全量之美。雖天下篤古重誼之士。不多概見。而君子深遠矣。至學不以可測為量。而沉毅中和之分。天下或不必出乎此。以責之。而君子獨有以勝之。本諸天者無餘致之累。雖天下侗儻非常之人。

何所能為而君子不可及矣。嗟乎世之君子為義而不克終者，可勝道哉！而如此乎其備質以求之，是為難耳。

就題所應有波折與為順逆頓挫紆徐容與矜躁盡釋

君子謀道 一章

獨周其謀於道，君子之憂方深矣。夫君子之學道，豈其為祿在而謀之哉？彼所憂有深焉者耳。夫凡有事於道學者，苟其處心之始而即為畢世之謀，則雖有時天欲代謀而終不恃天之謀以為謀，夫不恃天代謀而自謀焉，斯其憂之所在，固非一日可得而辭之矣。蓋天之謀人者，有祿而人之自謀者，為憂憂必於道。君子所為自謀而不恃天之謀以奪之者也。雖然，生人可謀之事，苟有其憂之，則必將謀之。謀之而得而向之所憂，夫亦可以寬然自免矣。而君子之憂，竟與謀相終始何也？人之畏貧也，甚於畏道，而其

信道也。又如其信祿。於是乎事之不可以然者。方操吾
謀以從。而於可以然之道。固不必取吾憂以役之矣。然後
知君子之謀之審也。舉天下無一可為謀者。而幽居不淫。
先自力於神明之治。數可憑矣。道中無所憑吾數也。學焉
而若不足。以是為道之自憑者已耳。且視天下無一非可
為謀者。而篤行不倦。務自盡於性命之計。效可程矣。道中
無所程吾效也。學焉而聽其自然。以是為道之可程者已
耳。夫君子之所以如此乎學之者。蓋誠有所不能自己者
在也。以為吾而謀祿。祿固無所用吾謀也。使吾而不為道。
將天下之可憂者。甯獨一貧哉。凡此之為道謀難矣。道術

異同之事。在千古者。其懼不少。而學問至終之幾。在此生
者。為患方深。是故博服以居。業不為一身自畢之事。先勞
而後祿。不為一時速享之名。如是而憂甯問餒哉。若猶是
憂之斯謀之。謀之而憂。以免焉。夫世之學道而得貧者。幾
人哉。而何以惕若之心。至今在也。夫眾人恃天以謀其身。
君子用人而謀乎天。固將尊其學於眾。憂可以然之道。而
不可然者。則以為無復當吾謀者矣。

君子之學只謀道不謀食一句已盡因說到耕也
二句恐食之不謀因祿在其中故復說憂道不憂
貧句憂字正鞭緊謀字耳註中數虛字可玩交觀
定此旨不說成兩開正還處無支語提撥過接收
繳處無懈筆苦心經營乃能臻此高潔適宕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責二賢之相動以持危之思也。夫由與求季氏實嘉賴之。
 豈遽忘其為相也耶。此夫子急正其名也。且君子苟披其
 得為之勢。視天下無不可任之事。况乎與其責者哉。是
 故循其名以綜其實。而上下之分。官司之守。可得而正也。
 今觀至治之世。文德交修。而遠人來服。此豈一人之治也。
 哉。夫亦左右有人。而匡救惟勤。不敢以隕越之羞。遺譏於
 就列。抑亦彌亮有備。而靖共匪懈。不至以曠瘼之罪。規避
 於善辭。則惟有相之力。在今由與求。不既儼然相夫子耶。
 不獨爾。夫子固望以共殫厥謀。即由與求亦宜以自盡爾。

力。夫君子之於世。其受祿不誣。故罪益寡。循循然。自審於名實之大者。殆未可苟且以從矣。今由也。居保佑之職。固宜盡力於厥辟。而況同寅以圖者。非他人復求也。則季之側。亦既不孤矣。君子之於位。官必有其守。而言必有其責。兢兢焉。自慄其協贊之任者。殆非甚艱而難盡矣。今由也。操寅亮之勢。固宜自獻於我后。而況同心以動者。非他人實求也。則季之庭。非實無人矣。念股肱之重。予違汝弼。豈其僅望之。面從懷顛越之憂。嘉謨嘉猷。亦宜亟有於入告。倘避直諫之為名。將以順於外者。歸聖明於爾后。而隱相匡正之義。或未可以獲聞此。古大臣之事也。而由求非其

任矣。且謂繩糾之無端。彼其善莫違者。俟獻替於後日。而抗焉。諍折之氣。或未可以驟見。此今具臣之辭也。而由求豈其然乎。蓋官師相規。藝事以諫。不恭之罰。昔已致警於常刑。而嘉言攸伏。臣下不匡。刑墨之典。古亦具訓於蒙士。是以明怠職之罪者。當先詢其所受。而微萬事之壞者。必先正其所稱。乃遠人不服。而遺禍邦家。何為也哉。

理足給意詞能就範其針砭二子處婉而不激亦曲家之裏字裏聲琴家之半甲半商也

恭則不侮 五句

求詳於行之事得仁道之形焉夫以為行則必形諸天下而仁道乃見為有據故將求詳於其行之者今夫求仁於五者斯亦足聚仁人之力矣乃君子於性命之事不敢自必焉而必致詳乎及物之際則何也凡仁之行於世亦恃夫情理之積而通者以及之而已夫萬物不知其所為而以吾之積而通者為可恃則天下之所及乎我與我之可得而及乎天下者皆得而形之矣蓋仁人之於天下其事莫大乎尊命訓俗而因以廣於愷大之治其道莫深於至誠時勅而用以達乎有孚之德凡此固不可不詳以求

也。雖然苟詳以求之則不得不徵眾志之報以明自効之端。夫天下之及乎我者既有其情而我之可及乎天下者亦有其理。彼其能為恭能為寬能為信敏惠即天下之仁也。情之所及也而我之行以不侮行以得眾與行以任使有功者又我與天下共有之仁也。此理之可得而及焉者也。惟情有以相及而我復無以取之則一室之憂患究竟何利於世道。夫仁者精其接物之性故制之而天下能服感之而天下能應。震之說之而天下能生則情得矣。往而歷乎不得行之勢固無足儉吾情者矣。惟理皆有以必及而我獨無以連之則一事之徵應究亦何當乎蕃變。夫仁

者充乎自治之類故尊焉而天下能從親焉而天下能順鼓焉舞焉而天下能不倦則理備矣。靜而稽乎不必行之數固無足窮吾理者矣。然而仁人之所以致此則甚不易也。處危疑無窮之日而確式力於險阻乃以貴通復之權則五者之著於天下何其勞。從中正健順之始而各還其名於施濟乃以信各正之命則天下之給於五者亦不必費已。不然天下方侮而謂我之恭行矣乎。天下之眾不必得人不必任而謂我之寬與信行矣乎。天下之功不成人不足使而謂我之敏與惠行矣乎。彼亦何所恃於仁人也。夫理聚其所處則能周事大其所受則可據仁之行也。亦

恃夫情理之積而通者以及之而已。

五則字是鞭辟不是鋪張認定此意將效處俱圍結在能行於天下五字上理精而局緊無遺議矣

予欲無言 一章

述不關於言故援天以明意焉夫觀於行生而知善述天者莫時物若也無言之旨猶不悉乎且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述聖不如述天也知述天之所以為天即知述聖之所以為聖然天不言而物情晏然聖不言而物情囂然此非聖人之識器視天稍不足亦物情不能以天待聖耳吾觀於子門擁諸賢未嘗絕於口而家置一喙不足快其心固聖之仁愛然哉而述之者且繆而不似聖人言也豈惟繆而已聖人言有物述之者棄其物而拾其言則得者虛而失者實矣聖人言無迹述之者執其迹而病其言則益

者少而損者多矣。所以子一旦發憤而欲無言也。正慮其
述之之過也。子貢猶有難色哉。子貢之不能忘情於言固
也。不知言有所不可抑。有所不必不可云者。慮其述之之
過。病於言中。子更以言堅之。膠神明之所守。而終身冥若
不必云者。明其述之之多溢於言表。子且以無言試之。奪
平生之所恃。或一旦靈焉。子得不仰指諸天。以自况也。子
得不俯指諸時物。以下况諸賢也。諸賢之述。子豈及四時
百物之述。天乎。諸賢之心。日滯而不動。視四時之行。有間
矣。彼行也。天非語之。曰。若其寒暑晝夜也。哉。諸賢之心。日
稿而不芳。視百物之生。又有間矣。彼生也。天非語之。曰。若

其。孽。息。蕃。大。也。哉。能。以。無。言。怨。天。而。以。無。言。責。聖。抑。殆。矣。
蓋。性。之。近。者。非。異。日。之。所。求。聖。人。常。有。偏。而。不。該。之。論。此
謂。乘。時。御。物。之。智。也。矣。故。不。言。之。渾。於。言。也。莫。之。述。也。理
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聖。人。更。有。過。而。不。出。之。時。此。謂。致
行。達。生。之。本。也。矣。故。不。言。之。深。於。言。也。莫。之。述。也。由。此。以
談。賢。之。去。聖。不。啻。雲。泥。而。聖。之。去。天。何。有。咫。尺。哉。

夫子也。小子也。天也。時物也。是一是二。純以精神
團結。遂覺靈警無匹。

穆思齋公詩集卷五
五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almost entirely obscured by heavy, dark ink smudges and stains. Only faint traces of characters are visible through the ink.]

